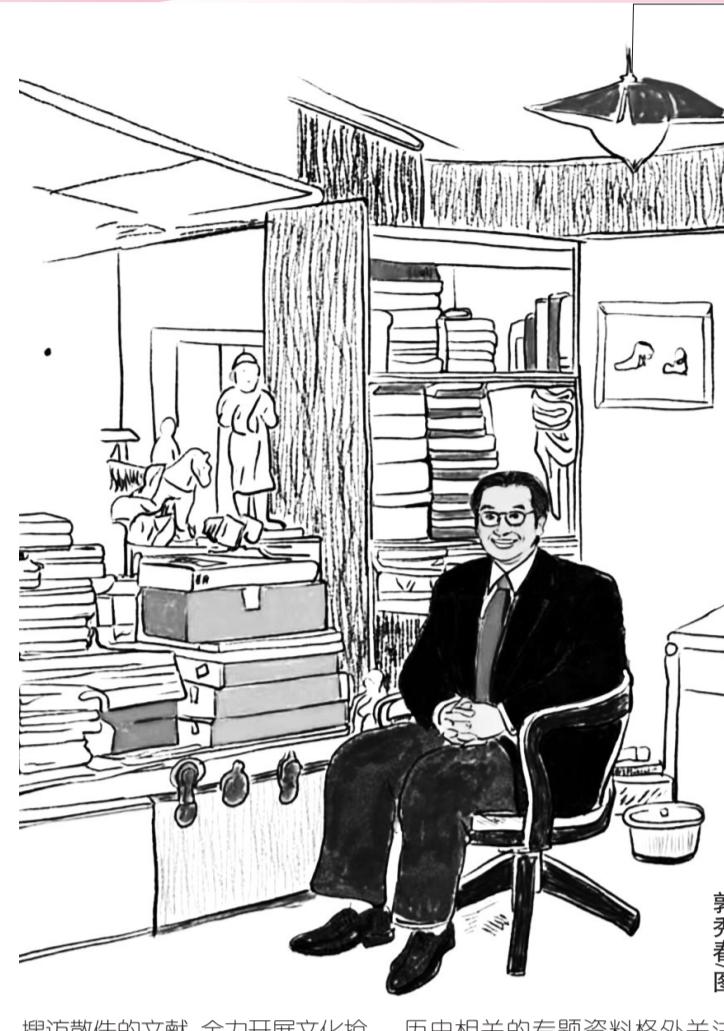


郑振铎：为闽地守斯文



郭秀春图

搜访散佚的文献，全力开展文化抢救工作。经过多方奔走斡旋，“同志会”成功秘密收购了常熟瞿氏“铁琴铜剑楼”、江宁邓氏“群碧楼”、吴兴刘氏“嘉业堂”等著名私家藏书楼的大量善本古籍。

为闽守典：劫灰深处觅遗珠

在毕生倾注心力的文献保护事业中，郑振铎始终对家乡福建

历史相关的专题资料格外关注。从古籍到民间俗文学，他以深厚的乡土情怀，为福建文化遗产的留存殚精竭虑。

《石仓十二代诗选》为明代藏书家曹学佺居暇期间所纂，“社集”部分收录了诸多明末福建籍诗人的诗作孤本。19世纪30年代，郑振铎第一次在北平邃雅斋见到该诗选散本，便开始致力于《石仓诗

选》足本的搜集工作。截至新中国成立前，他一共收集了六百六十卷。在《西谛书话》中，郑振铎曾撰文记录其搜访过程的曲折，并叹惋道：“后来兰泉书铺所藏丛书，悉售之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，此书亦东去不返。”《石仓十二代诗选》的散佚及东流，成为郑振铎藏书生涯的一大遗憾。

1940年，浙江嘉业堂藏书遭中日各方势力觊觎。郑振铎当即决定秘密购买其中最精华的“史料”及集部孤本、罕见本”。福建是明代抗倭前沿阵地，当郑振铎得知该馆藏有大量“明代抗击倭寇的史料”时，他敏锐察觉到这批文献在记载浙闽沿海战事、地方防御及军民抗争历史方面的独特价值，力主将其纳入抢救名单。

在郑振铎向“中央图书馆”馆长蒋复璁所作的九次工作报告中，详细记载了其各时段所得书目，其中包含不少与福建相关的典籍。例如“清初刊本《粤闽巡视纪略》一册”“崇祯刊本《长乐县志》六册（夏允彝编，极罕见）”“善本丛书《福建运司志》六册”“弘治《八闽通志》四千册”等。此外，《新刻金陵原板易经开心正解》《鼎镌校增评注五伦日记故事大全》及《新刻两京官板校正锦堂春晓翰林查对天下万民便览》等珍贵建阳刻本，亦见于其《劫中得书续记》。这批古籍的汇集，极大地丰富了福建历史文化研究的原始资料库。

乡音长存：弹词二卷载千秋

早在1939年，郑振铎就在《中国俗文学史》第十二章《弹词》中指出：“福州传唱最盛者为评话，也即弹词的别称。中多杂以

方言，但多为抄本。”书中特别提到《榴花梦评话》“最负盛名”。

这部由侯官人李桂玉所著的作品，是中国现存最长的古典弹词小说，最初仅在福州闺阁中以手抄本流传，知者寥寥。郑振铎虽未能亲睹全貌，却已敏锐捕捉到这部巨著的价值所在，首次将其载入重要学术著作，从此，《榴花梦》开始进入世人视野。1957年，郑振铎因公抵达福州，还亲自询问《榴花梦》的收集情况，并建议由福建省文化厅、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和福建省图书馆共同珍藏现有抄本。

此外，《西谛书目》“弹词鼓词类”著录的《新刻绣像荔枝记陈三歌全传》，为乾隆己亥年（1779）刊本，记叙了福建民间流传的陈三五娘的故事。该文献的留存，为探究闽南语歌仔戏的起源与早期形态提供了重要的原始文本参照。

1958年，郑振铎率团出访时不幸遭遇空难离世，身后留下2万余种91700余册古今中外图书。夫人高君箴遵循其“这些书全是国家的”的遗愿，将全部藏书无偿捐予北京图书馆。现有中国国家图书馆编制的《西谛书目》，可一窥其收藏全貌。

“我辈爱护民族文献，视同性命。千辛万苦，自所不辞。近虽忙迫，然亦甘之如饴也。”郑振铎先生毕生从事的文化事业，不仅避免了华夏文献在战乱烽火中的湮灭或外流，更“为闽地守斯文”，为后世留下了大批关乎福建历史文化的珍贵典籍。

【闽都新谭】



一座城市的温度与梦想

■林善炜

“一码通行”的便捷；漫步“城市客厅”，感受国际化与本土文化的完美交融，也见证着榕城向“国际范”的华丽转身。这座城市的发展，始终与人民的期盼同频共振，让每个生活在这里的人，都能触摸到时代脉搏，感受到幸福的真实。

福州的故事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。在这座城市，现代化建设不仅体现在高楼大厦、基础设施等硬实力上，更体现在民生福祉、文化传承等软实力上。社区长者食堂解决了独居老人的吃饭问题，城市书房为市民提供精神家园，口袋公园让市民转角就能遇见美，这些看似细微的举措，却最能体现一座城市的温度。

福州的魅力，在于传统与现代的和谐共生。三坊七巷古厝里，历史文脉绵延不绝；“闽江夜游”的流光中，现代气息扑面而来。这里既有“马上就办、真抓实干”的优良作风，也有“海纳百川、有容乃大”的开放胸襟。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在古厝里讲述匠心故事，创业青年在众创空间挥洒汗水，国际友人在榕城体验“有福之州”的风土人情。这座城市里的每一个角落，都在诉说着传统与现

代的交融，展现着自信与包容的姿态，讲述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故事。



【坊巷里弄】



与往事持续且真诚的对话

——读黄文山《昨夜扁舟》

■张家鸿

散文，让人读后如置身笔下所写之地，流连忘返。

（二）

写脚下走过的路、眼中看过的风景之同时，黄文山亦从深邃、幽暗的历史中采撷高贵的人性之光。与写景散文一样，黄文山写人的作品同样耐人寻味。是朴素到极致的书写，是豪华落尽见真淳的表达，是心中清泉的自然流淌，看似通俗清浅，实则为多数人难以达至的境界。

《听君一曲长精神》的主角，是刘禹锡与柳宗元这一双毕生挚友。刘禹锡被贬播州刺史，播州远在贵州遵义，柳宗元得知后上奏朝廷，说刘禹锡老年事已高，自己愿意以柳州易播州，宰相裴度帮着说了些好话，最终刘禹锡被改贬至广东连州。

要知道，柳宗元彼时同样被贬，柳州正是他的被贬之地，尽管它距京城同样遥远。自己身陷困境无所谓，最重要的是朋友可以安然，即便付出全部亦在所不惜。千年之后，柳与刘二人的友情比他们的诗歌更动人。

时至今日，红薯乃寻常之物。如果时光倒流至四百多年前，它不仅不寻常，而且无比金贵。原产于南美洲的红薯，生产周期短、产量高、抗干旱，在吕宋遇到红薯的陈振龙想到经常闹饥荒的家乡，就想着将它引种回去。奈何西班牙殖民者对红

薯管控非常严格，陈振龙一次想要带出，一次次不能成功，受到多次处罚的他差点被捕入狱。可是，他不气馁，直到看见不少渔船船帮上绑有粗大的竹筒，他灵感顿生，花重金买通一家船主，将八尺薯藤装进竹筒中，最终得以于万历二十一年（1593）将薯藤经漳州月港带回长乐。

《八尺薯藤》中写道：“而从第一眼看到红薯，到将薯藤安全带回故乡，其间整整用了25年光阴，陈振龙也从满头青丝的年轻人变成一位皤然老者。”

沧海横流，方显英雄本色。写柳宗元、陈振龙、翁正春、田琯、李拔等人，黄文山凸显的是他们的意志与品质，详叙他们在逆境乃至绝境中如何作为与有何作为，而所取得的成就只是作为之后的理所当然，一笔带过而已。品读逆境中奋起的那些文字，足够荡人心魄。

（三）

在本书《后记》中，黄文山写道：“文从心声，无论是一分快乐、一丝忧伤、一道沉思抑或一声叹息，都会勾起我对往事的记忆。”由此可知，其散文写作是与过去对话，与包括过去的我在内的所有人事对话。往事并不如烟，往事时时滋润心田。它是一条河，不会断流的河，其长度与生命等同。

当知青的插队时光，是黄文山常常诉诸笔端的，虽然仅有四五个年头。在这些散文中，《不死

的生命》最是燃烧着火焰一般的存在。它不仅是感人至深的散文，还是情真意切的诗篇，黄文山以一颗炽热的心，呼应十六年前那个只活了25年的赤诚至极的生命。非如此，不足以表达他内心的感激与敬意。即便如此，亦不足以表达心中至死不渝的牵挂。

他写道：“他生活的范围有限，结识的朋友也不可能多，我便是他不多的朋友中的一个。但我从此明白，墓地里埋葬的并不都是衰朽和死亡。”朋友肉身已寂，那曾经给予的暖意依然留存心中。

他写道：“原来他是附近大队的知青，听说了我的情况，特地前来想接我到他那儿住几天。我四姐是赤脚医生，她会有些办法。”他的表情是那样诚恳，让你无法拒绝。”知道黄文山之困境，他无需呼喊即来身边，把自己能给予的帮助，通过言语和盘托出，毫无保留。

正是这样的人，在黄文山发烧、畏冷，独自一人在知青点的宿舍床上折腾整整三天三夜之后，如天使般突降眼前，施以无保留的援手。这个姓周名建的青年，注定被他牢记一辈子。他身上蕴藏的善良、真诚、友爱、坚韧，是黄文山于岁月流转中怀揣的不灭珍珠。

如果把黄文山的散文写作比作一趟征程，那么，领略目可见的风景之美，与采撷内心可感的人性之美，则是他明显的目的地。前者，只要双脚踏出即可到达；后者，则要对往事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回味与叩问。漫漫人生路，他收获过什么，一定要用一颗真心写出。

【书林漫步】



唤醒记忆的餐叙

■曾勇

前不久，老同学陈绍团从上海返乡，特地邀我至连江坑园镇红下村他的家中共进晚餐。推门而入，竟意外遇见老家官坂镇辋川村的林政暖和吴为强。

小学三年级下学期，我曾随在辋川小学执教的父亲在那里就读半年。彼时，政暖、为强正读四年级，是我的学长。氤氲着家常菜香气的餐桌上，我们举杯畅谈，那些被岁月尘封的记忆，如潮水般缓缓漫上心头。

说来有些惭愧，虽在辋川小学读过书，但毕竟时隔多年，言及当时的同窗，我如今断然是一个都记不起来了。直至席间提起父亲的名字和当年那位意气风发的“小罗”老师，政暖突然眯眼笑了起来：“记得记得，你父亲当时教语文，性格特别开朗，大家还开玩笑叫他‘换切面’老师呢！”说着，他还兴致勃勃地掏出手机，帮我联系上了小罗老师。

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虽带了些许沧桑，却依旧熟悉。小罗老师絮絮说起父亲在校时的些许往事：课堂上神采飞扬的瞬间，教职员间的趣闻轶事……这通电话，宛如一把神奇的钥匙，轻轻旋开了记忆的大门。那些曾经被我忽略的关于父亲的岁月，在这一刻忽然变得无比清晰而高大。

挂断电话，心中仍是暖意流转。望向窗外如水的月色，恍惚间仿佛看见父亲夹着课本，正从四十多年前的讲坛上含笑走来，身影与今夜重叠。原来这一晚我寻回的，不仅是少年同窗旧谊，更是对父亲那一辈人更深的感念与理解。

满桌笑语声中，窗外的虫鸣不知何时已连成一片，与屋内酒杯轻碰的脆响，交织成夏夜独有的韵律。这场跨越四十多年的餐叙，恰如一场记忆的考古。每个人的碎片记忆在碰撞中相互印证，重构出被时光模糊的过往。此刻，那些被时光冲刷的片段仿佛发生了奇妙的折叠，四十多载光阴在推杯换盏间倏忽而过，又似乎从未流逝。

我们不再是从前的懵懂学童，亦非当年踌躇满志的青年，却在这个寻常的乡村夜晚，藉由味觉与记忆，重新邂逅最初的自己。原来有些相遇，是为了让你明白：那些以为走失在岁月里的校园片段，早已被生活悄悄酿成美酒，只待一个月光正好的夜晚，与你温柔重逢。

【百姓茶摊】



一贝风雅江瑶柱

■苏静

每每读苏轼的《江瑶柱传》时，总忍不住会心一笑。这位惯于“日啖荔枝三百颗”的文人，竟把一枚干贝写成了有姓有名、有祖有房的“美士”：名瑶柱，字子美。其先南海人。十四代祖媚川，避南洋之乱，徙家闽越。文中说它“性温平，外悫而内淳”，长身白皙如柱，“无丝发附丽态”，连庖公都惊叹“昔人梦资质之美有如玉川者，是儿亦可谓瑶柱矣”。这般将食材拟人化的风雅，怕是只有对食物爱到骨子里的文人，才能写得出如此意趣。

苏轼笔下的“江生”，恰是古人对江瑶柱极推崇的生动写照。翻开古籍，江瑶柱的别称洋洋洒洒：瑶柱、干贝、江珧柱、玉珧柱、蜜丁……其实，江瑶柱只是众多贝类闭壳肌干制品中的一种，却因“撬开一贝仅得指尖大小”的珍稀特质，成了古时进贡皇室的珍品，与海参、鲍鱼等同列“海八珍”，素来享有“海鲜极品”之誉。民国时期，连江琯头壶江岛《张氏世谱》中，闽邑儒医陈亦园所撰《壶江胜迹》一文便曾记载，当地出产的江瑶柱“为福垣所罕出”，是连省志都特意著录的地方瑰宝。想来当年苏轼为“江生”溯源闽越，或许正暗合了这方水土孕育珍味的渊源。

古人爱江瑶柱，不只为其味，更重其“性”。《本草从新》说它“下气调中，利五脏，疗消渴”，《本草求原》称其“滋阴，止小便”，寥寥数语道尽药用价值。现代营养学则补上了更具体的内容：它含丰富蛋白质与少量碘质，功效近海藻却胜在香气浓郁；热量仅为腊肠的一半，脂肪更是腊肉的二十分之一，成了女子减肥修身的“妙品”。想来那些伏案苦读的考生、熬夜劳作的匠人，或是眼涩肩痛的文人，只需喝一碗瑶柱萝卜汤，或是吃一碟瑶柱蒸水蛋，便能从这鲜醇里补回几分元气。食物的温柔，大抵就是这般“润物细无声”。

古人爱江瑶柱，不只为其味，更重其“性”。《本草从新》说它“下气调中，利五脏，疗消渴”，《本草求原》称其“滋阴，止小便”，寥寥数语道尽药用价值。现代营养学则补上了更具体的内容：它含丰富蛋白质与少量碘质，功效近海藻却胜在香气浓郁；热量仅为腊肠的一半，脂肪更是腊肉的二十分之一，成了女子减肥修身的“妙品”。想来那些伏案苦读的考生、熬夜劳作的匠人，或是眼涩肩痛的文人，只需喝一碗瑶柱萝卜汤，或是吃一碟瑶柱蒸水蛋，便能从这鲜醇里补回几分元气。食物的温柔，大抵就是这般“润物细无声”。

江瑶柱的妙处，更在其“百搭”。它不像鱼翅那般张扬，也不似鲍鱼那般矜贵，却能在寻常厨房里点亮百般滋味。春日里做瑶柱扒豆苗，先将瑶柱用冻水浸软蒸透，撕成细丝，再用高汤勾出金黄芡汁，淋在猛火快炒的豆苗上，豆苗的清嫩裹着瑶柱的鲜醇，一口下去满是春阳的气息；夏日炎炎时，炖一盅瑶柱冬瓜八宝盅，冬瓜的凉、蕙仁的润，配上瑶柱的鲜，清热利尿又解暑，是全家人的消暑良方；秋冬则适合喝瑶柱粥，米用油盐腌过，加白果与泡软的瑶柱同煮，熬到米粒开花，瑶柱的咸鲜渗进每一粒米里，一碗下肚，暖胃又暖心。

即便是宴席上的“大菜”，一粒粒小小的江瑶柱也能撑起大场面。且听一位掌勺师傅的“制作秘籍”：先将瑶柱干捞海虎翅里，蒸透的瑶柱要先炸得酥香，再与焯水后的翅同烩，文火收汁时，瑶柱的鲜与鱼翅的糯交融，最后撒上火腿丝，一口下去满是醇厚；蒜子瑶柱脯则讲究“慢”，瑶柱去韧带后叠碗，铺上炸蒜末，加姜葱料酒蒸足一个半小时，直到软烂，再用原汁勾芡，淋上香油，入口即化，鲜得人舌尖打颤。

苏轼在《江瑶柱传》的结尾，借“太史公”之口感慨：“果腹失地则不荣，鱼龙失水则不神。物固宜然，人亦有之。”江瑶柱本是深海贝类的一小块肌肉，经晾晒、蒸制后，却成了能跨越千年的珍味。它曾是皇室贡品，也曾是文人笔下的“美士”，如今虽能在超市里轻易买到，却仍以“粒形肚胀圆满，色泽浅黄，手感干燥有香”为上等。想来食物的珍贵，从不在其价格，而在人们对它的珍视。就像东坡先生愿为江瑶柱立传，今人亦愿为它花费时间泡发、慢蒸，都是对这份鲜醇的尊重。

【四季风物】

